Transcribed by Dang Xiayin, May 2015

（第1页）

《三下江南》

诗曰：三国传音记人情，万家骷髅当世雄。

江水无情东流去，南京依旧繁华城。

闹文那好安全生坐，完全材言戏笔峰。

连逝图难追回，坏事醒来此腾中。

《引子》

巍巍钟山迎朝阳，虎踞龙盘今胜昔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绘新图，工人阶级把奇迹创，自力更生样样有，奋发图强举世稀，红心托起顶天柱，金桥飞架九浪沙。这首诗赞颂了雄伟的长江大桥。古代谒（Korrektur诸）葛亮和孙权两人来江南看地形时，“钟桑龙盘，古城虎踞”来形容。而今中国的第二座长江大桥又耸立在南京城下，奔流的大江之上，使虎距的南京城更加雄伟壮丽。在架桥史上的禁区，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大桥，使那些瞎了眼的洋人，挨了当头（第2页）一棒。而全世界人民无比拍手叫好，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壮举喝彩。因此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友人来到中国访问，没有一个不在自己的旅程中添上一天——南京长江大桥去开开眼界。

春风吹绿祖国大地，紫金城下，江水滚滚流去。那一天，来我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——科学代表团即将步步登上长江大桥，他站在桥上，举目远望，漫谈革命的大好形势，代表团里有一个桥樑（Korrektur梁）专家，他兴致勃勃地在桥上行走，用步子来量大桥的宽长，突然一辆轿车飞驰而来，在他距离两步远的停了下来，他吃了一惊，连忙闪到一边闪路，并看到車（kurzzeichen车）里只有司机一人，司机面带歉意的对他笑了一下。就又把车子开走了，他看了一下表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八奌（kurzzeichen点）整，可是却没有听到那熟悉的的滴达声。再仔细一看表停了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我的表是新的呀！怎么会停呢？”他满腹疑虎（满腹狐疑），这时代表团向他走来，于是就问团长几奌了，团长回答：“八奌（第3页）过五分，工程师，你的表停了吗？”“是的”，他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讲一遍。那个团长是一位見（kurzzeichen见）多识广有丰富经验的人，他听了这事考虑片刻，拍手叫到（Korrektur道）：“不好，这是特务要炸大桥。”工程师说：“你能说的再清楚些吗？”团长说：“这座大桥的意义，你是知道的，大桥修的坚固无比，防守严密，要想炸是不容易的，炸药少了不济事，炸药多了容易发现，所以就用磁透机来挥一下，你的表停了，证明在大桥的哪个地方正开动着磁透机的绿（Korrektur缘）故，但他为什么要在八奌（kurzzeichen点）来磁透呢？”，团长考虎（Korrektur虑）了一下说，“问题我不清楚，如果不是磁透机的话，那一定是定时装置了，现在我们立即回北京，我你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这事，一可以救大桥，二可增进咱们两国的友谊，用中国的话讲就是：一箭双雕。”团长马上集回团员借故国内有事，要立即回国，代表团的访问就缩短了三天，第二天，人（第4页）意（Korrektur议）论纷纷的回到北京。有诗为证：轮正车发人惊，致使英江南行，虽不扴举之成败，却当友谊传万代。通过大使传达，总理在书房单独接见了他们，由工程师说明情况经过，再由团长讲了自己的看法。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起身说到（Korrektur道）：“你们的情报很重要，我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表示感谢，希望你们不要向别人再说此事。”说着总理就把自己的表脱下送给了工程师，那位阿尔巴尼亚朋友哪肯收，有（断）然推辞，总理说：“你的表坏了，我怕你记时不准……”这时代表团团长劝道：“即（Korrektur既）然总理有心谢你，你就收下吧。”工程师这才双手恭敬地接住戴在手上，不住地看。按理说，虽没有原物好，但又强于原物，总理亲自送的就更有意义了。日后回国，可以向同志们夸耀一番。

却说送贵宾走后，总理坐在沙发上沉思半响，又（第5页）取出地图看了一看，觉得实在有理，必须把此事弄清楚，想到这里，就打电话，请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将军商量，把阿尔巴尼亚朋友的发现告诉了谢将军。将军说：“我也有些可疑的事要向你报告，根据下面同志的反映，他们去广州，杭州，苏州，上海发现了一些秘密据奌（kurzzeichen点），平时里面有人，很少出来，说是国务院保密单位，我都不知道这些单位的存在。”总理讲：“这就对了，侦查大桥的事很可能同这些据奌有联系，虽然南京没有发现这样的据奌，也许是稳坐的很深，我看还是派一个人去协助南京公安局调查这事。（”）将军说：“我马上回去布置。”两人握手告别。

谢将军回到公安局，马上召开党委会，决定派一个同志去南京，代号“三号侦查员”，以谢将军为总指挥，一号，三号，五号，七号，用单号排下去，先派三号同志（第6页）去，三号监走前，将军再三叮嘱：“你是多年的侦查员，很有经验，组织相信你，一定完成任务，你走后的第三天上午八奌（kurzzeichen点）整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工作进行怎样，都要给我发电报，让我放心。”说着把一个傲（微）型发报机交给三号同志。当天，三号乘飞机去了南京，不料三天之后毫不（无）音信。谢将军发觉事情的严重性，他认为炸桥的事很可能有，不然的为什么调查小汽车后，人毫不（无）音信呢？为了向党和人们负债（责），将军向总理汇报了情况，命令各单位支持，然后谢将军又在公安部挑选一名同志，继续完成任务。这就是“五号侦查员”，五号里（是）有相当丰富经验的同志，当他接受任务后，回到家里一夜没睡，他想：看来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，我去成败难定，万一我完不成任务，谁能接替我完成任务呢？于是他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挑选了一遍最后选定叶飞（第 7页）同志，作为他的接替人。他连夜写了一个纸条交给他的爱人说：“我要去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是很可能会牺牲的，如果我牺牲了，你不要悲伤，把孩子养大成人，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。”次日夫妻二人洒泪而别，到南京去了，事情果然同“三（五）号”同志所预料的那样，也失踪了。谢将军悲痛交阵，亲自到“五号”家里去慰问，“五号”的爱人得知爱人出了事，痛哭流涕，把便条交给了将军，谢将军打开一看，上面写道：“谢将军，我此去成败难定，倘我失踪，请用叶飞同志完成任务，事不宜迟，及时行动。”将军回到公安部，立即给叶飞同志拍了一个电报，叫他马上回京。当时叶飞正在云南调查省委书记，军区司令员被暗杀案，即“出差”事件，叶飞同志接到电报一看，上面公安四个字“叶飞速回”，他翻来复（Korrektur覆）去看了几遍，想到（第8页）问题的严重性，云南时间当时形（Korrektur影）响很大，自己破案已近为尾声，怎么叫我回去呢？而且是速回，他想到一定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任务要我完成，他考虑了一会，决定马上坐火车回北京，为什么坐火车呢？坐飞机不更快吗？叶飞想，飞机虽快，但影响大，不安全，所以他吃了饭，就收拾必要的东西装进提包，但对任何人都没有讲，悄悄的买了火车票，坐火车到重庆，从重庆坐10次特快到北京。

叶飞同志是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参加革命的，几十年跟着毛主席为人民屡建功勋的，他身经有（百）战，练出了一身好本领，有出人的知谋和惊人的敏感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反映（Korrektur应）快，身体灵，当初多次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，真是文武双全，智谋过人。这时坐在十次特快列车软席箱（Korrektur厢）里，但人声杂乱，他不能思考问题，（第9页）于是找到列车长，拿出特别通行证，请列车长给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列车长仔细看证件，就把他领导到自己办公室，并对他说：“从现在起到明早上六奌（kurzzeichen点）前，我是不会来的，如果有人来，你可以不开门。”说完走了出去，叶飞在室内刚坐下五分钟，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，并且很固执的响着，叶飞忍不住了，他想不管是什么人，在火车上没有大问题，他轻轻地走到门口，猛地拉开门，随着进来几个彪形大汉，立即关上门，前面两个是高个子，后面是个胖子，这三个人都很年轻 ，看来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，高子手播（插）在裤袋里，显然手里握着手枪，两个一左一右，站在叶飞前面的那胖子，却像个气桶，虽然春天来了，但他却仍穿着一身毛的短大衣，手播（插）在大衣口袋里，冷笑几声：“哩，我姓钱，听说你这的这次回北京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能告诉我吗？”叶飞惊骂了，这是来者不善，想来打听消息（第10页），便说：“钱同志，我回北京是上级电报，没什么。”钱胖子听后冷笑着说：“我不相信，你骗不了我。”这时叶飞想试探一下来人的企图，他考虑了一下，猛地站起来，这时两个彪形大汉立即抢上来抓叶飞的手，并把枪掏出来，对准叶飞，见此，微微一笑，钱胖子狠狠地盯了他俩一眼，两个大汉会意，立即把叶飞松开，后退一步，叶飞转身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手提包，拉开拉锁，两个大汉紧张起来，以为叶飞正要拿武器，不料叶飞却拿出一个苹果，一块一块地吃起来。此时那三个人，一言不发，互相看着。那两个大汉象木桩一样站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叶飞边吃想，打定主意，要逃走，并慢慢地站起来，打开车窗，把苹果安（核）抛到车外，这时那个大个子满脸紧张，钱胖子却不动声色，继续站那里，口里还悠闲的吹着哨，突然叶飞脸色大变，指着们惊叫：“你们看那（第11页）是什么？那两个大汉吃了一惊急转身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叶飞用力将他俩朝钱胖子猛推，两个人站不住，倒向钱胖子，胖子吱呀乱叫，叶飞飞快的拿起提包，一纵身早已窜出列车窗口，在空中翻了个跟头，恢复了平稳地落地，稍一站稳，立即又飞身跨上了飞快的列车，爬上车顶，一节节地爬到机车上，这是辆内燃机车，司机室里只有一个司机和两助手，青年的发现有个人从车顶下来都很惊恐，历（Korrektur厉）声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这时叶飞掏出特别通行证，交给助手，助手一看通行证，吃了一惊，特别通行证，是给国务院公安部执行任务，特别使命的人员，才能得到此证，无论何人何种职务都必须报以持证者，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，不能为难，此证编号是6号，周总理签字盖章，谢富治部长签字盖章，后边盖着国务院，公安部两颗钢印，这青年助手从来没（第12页）有见过这种证件，一时不知怎么办？知（只）好递给有经验的司机，看司机很忠厚，他看后把证件还给叶飞，问：“你需要什么？”“就拿一套工作服，最好是有油的，我做你们一个助手。”司机从工具箱里拿出几套工作服让叶飞挑，叶飞找了一身合适的穿在身上，从提包里拿出微型发电机，给谢将军的一个电报，要求车到時（kurzzeichen时）到北京接他，但叶飞没到北京车站下来，提前了，他估计到敌人的在車（kurzzeichen车）站盘查，其它車站也可能布置了特务，要在北京站下車，正中敌人心计，所以他在丰台站就下了車，当天早晨，太阳刚升起，晨务（Korrektur雾）变的越来越淡，之后变的无形无踪了。

太阳象宝石一样的闪着光，叶飞身穿工作服，斜挂着一个提包，沿着路向站台走去，眼尖覌（kurzzeichen观）察着身后的行人，站在出口处也有三个人，背靠着站台，一个看，两个吸烟，凭多次的对敌斗争经验，叶飞看这几个人不一般，和在火車碰到的一个胖子，两（第13页）个彪形大汉相似，他立刻换支烟，走到胖子跟前借火，他们三个虽已经化了装，叶飞也认出来，他们正是在火車上見（kurzzeichen见）到的不速之客，而前（钱）胖子接着把书包抛到刚要声传的大汉脸上，急转身向火車（kurzzeichen车）站跟去，背后的喊声，哨声乱成一团，此时由北京开往重庆的十一次特快、102次直快，在丰台停車后同时开动，叶飞跳上机車，来到司机室，指挥司机室快速的出站，奔北京而去，读者要问，跳車后，明明甩掉了钱胖子，为什么又在丰台站迂（遇）到了呢？后来敌人跟住叶飞费了好大力量，原以为要乘飞机，这样对他们有力，只派了一个特务就行了，因为叶飞的行动打破了他们的行动计划，他们不得不按（Korrektur安）排钱胖子在站跟踪，在沿途盯梢，有机场的地方都派了人就是防备叶飞中途改乘飞机，钱胖子却自作聪明，又在列车长室里闹出了真相，没想到叶飞跑了，他们的上司命令在丰台待命，这样就无意中同叶飞碰上了，但是还没等他们苏醒过来，叶飞先看见他了，埋伏在站外的爪呀（Korrektur压）你吹动哨子，冲上前来高喊抓特务，但已无济于事了，（第14页）潜伏在调度室里的特务又命令列车停车，可司机置之不理，驾车高速出站，迎着朝阳，向前开往北京，公安部派的汽车早已等候了，叶飞下了火车向司机道了谢，又跑上了红旗小轿车，直奔公安部而去。

《一下江南》

红旗轿车一直开到一条安静的街道，在公安部长家门口，谢将军把阿尔巴尼亚朋友的发现，以及“三号”“五号”失踪的情况，仔细给叶飞讲一遍，叶飞把路上的遭遇向将军作了汇报，最后将军说：“老爷同志，‘五号’临走向我留下纸条，向我推荐你去完成任务，并设法救出‘三号’‘五号’，你看行吗？”（“）保证完成任务（”），叶飞说完告别了将军出来了。

飞机平稳的飞着，越山峰、河流、村庄、田野，叶飞陷入深思中，他想到南京，不打搅重要机关，住旅（第15页）馆比较合适，傍晚飞机在南京机场着陆了，叶飞走出机场，在街道上慢慢走着，忽然有人喊：“叶飞同志等一下”，叶飞一听声音不熟，装作没听见，继续往前走，只听那人从后面气喘喘地走来，在叶飞肩上拍了一下，对叶飞说：“我是南京城里来的，姜（江）政委请你。”叶飞回过头来说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那人不耐烦地说（：“）没错，你不是刚从北京坐班机来的叶飞吗？（”）说着不客气地拉着叶飞就走，叶飞边走边想：江政委我不认识呀！就是南京军区政委，江泰蛟吗？叶飞想真他们的见鬼。我的任务八字还没有一敞（Korrektur撇），半路上又来了一江政委，谁知他是黑心红心，应当提防着奌（kurzzeichen点）。“我们乘车走吧”，那人指着路边停着一辆小轿车说。叶飞想在南京路上，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就奌了一下头，那人一招手，汽车就开过来了，他俩就坐上汽车，汽车开的很快，但却不进（第16页）大街，却走小巷，七拐八拐把叶飞给转晕了，叶飞索性闭上眼睛养神，过了很久，汽车停了下来，只听那人说：“到了，请下车吧！”幽默（静）的院子里有座洋式的白色的二层楼房，那人把叶飞交给一位穿的白色衣服的女姑娘就走了，姑娘把叶飞领导（到）会客室，自我介绍到：“我叫白兰，是这里的招待员，江政委有事离开这里，明天再会您，你可以先吃奌（kurzzeichen点）东西休息。”叶飞说：“那就给我安排一间房子吧！”白兰说：“可以。”就把叶飞领到一间房子里，叶飞仔细地打量着房子，门口左边窗户，下边是写字台，右边是张床，撑着蚊帐，房子有沙法（Korrektur发），荣（Korrektur茶）几，洗脸用的等物，叶飞往窗外一看，右边是一所医院，可以看到救护车和散步的病人。这时白兰说：“我去给你拿晚饭”，叶飞刚要到（Korrektur道）谢，白兰已经走出门去，不一会端来一盘子肉，一杯咖啡，无盐面包，白兰放在桌上说：“叶飞同志，你一定要吃奌东西，不然要（第 17页）饿坏。”叶飞头奌（kurzzeichen点）了一下，等她走后，脚步听不见了，这时叶飞马上拿出试纸住（往）咖啡杯里一放，早已退色，这里面有毒，叶飞心里一惊，看来今晚，凶多吉少，他将面包投入痰孟中，咖啡没动，我（然）后奌上一支烟，在床上思考着下一步的形动，突然他看见天花板上与众不同，虽然区别不太大，但也跳不脱叶飞锐利的眼睛，他觉得这里有问题，这时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，白兰来了，她哼着歌曲，走到门口，打开看时，叶飞从床上翻身而起，白兰不吃惊，心想他怎么没死呢？开门问到（Korrektur道）：“叶飞同志你吃完了吗？我马上给你弄奌饭来。”叶飞说：“不用了，我想休息一下。”白兰端盘子和咖啡走了，八奌钟，叶飞虽然很累，但他考虑，到此地是不能休息的，于是他把被子打开，把脸盆等物收拾起来，把枕头放好，看起来就像真人睡在床上一样。然后把蚊帐放下，这是叶飞从手提包里拿上无声手枪，还有一枝20响（第18页）的古轮枪，然后把灯熄灭，自己躲在写字台下面，大约几分钟左右，从天花板上发出轻微几乎听不到的声音，叶飞控制着自己，没把头抬起来，突然这个房子大量，光辉耀眼，刺的叶飞急忙用袖子护住口腔，想不叫什么毒透到口内，眼睛视线恢复了。他爬出来写字台到窗前一看，不由一惊，只見（kurzzeichen见）蚊帐、被子、钢丝床从上到被烧成苹果大小的洞，发出一股焦味，好家伙要害我，激光都用上了。叶飞想：不行，我马上离开这里。正在这时又响起了脚声，这是来收尸的人，叶飞马上打开窗子上了窗子，只好从窗户边流水管道和墙壁滑下去，翻过墙头，跳到医院去了，这是已将近半夜。他顺着一幢房子向另一房子跑去，北墙已堵死，只好沿着围墙和平房的左角往南，这时，空军第四招待处里是来了一阵摩托车和汽车声音，敌人发现叶飞跑了，发动部队正在追行封锁。

（第19页）叶飞心里一急，脚一滑，摔了一跤，用手一模（Korrektur摸），青苔好像是不常走人的地方，前面是一个没有门的的便门，往那看原来是一庭院，这时，他也顾不的什么，一湾（Korrektur弯）腰钻进了一个破房子里响，房子单间，什么也没有，忽然前面又有盏忽明忽暗，好像有人提灯走来，过来再看门的玻璃上写着“太平间”，啊，原来是停尸房，他松了口气，站了起来，猫腰走过去一看，房中摆着三口棺材，没盖，传着里呼的大口看着大他，好像要象（Korrektur像）要吃掉他，他也顾不得这些，顺手在第一口棺材里一模（Korrektur摸），里面是一个很腐烂的死人，又模第二口棺材，里面是一个血淋淋没有头的私人，他又小心模到第三口棺材，里面是一个胖死人，他把整着检查一遍，回头一看，里边也是一个不大的门，外边是一个小院子，原来这院子是一个门珍（Korrektur诊）部，停尸房修的靠近门珍部和医院的围墙，是借用周围墙垒起来的西墙堵成小院子，外面有通往门珍部两边道。为了使医院的死人都能（第20页）抬进停尸房，在两边墙角开着门，就是叶飞进门后发现通往门珍（Korrektur诊）部的那个小门，叶飞马上把胖子死人拉了起来，自己躲进去了，然后把死人盖在自己身上，遮得严严实实。摩托车上两个人，小心进停尸房，第一个家伙把四周搜查一遍，发现叶飞进来的门就说：“那边有院子。”那班长也搜第一口棺材说：“我你不管那个，那边是他的，你先看中间那口棺材”，那个家伙跑到第二口棺材就惊叫起来：“好好弄得我满手血，真他妈的倒霉。”这时班长站在第三口棺材，“真他妈的胖，就跟钱胖子差不多少。”“他爱胖不胖，胖出不了事快走吧”，那家伙说着拉班长就走，两个人刚走出门，班长一想不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棺材也能容他的身体，怎么这个……“我看有问题”，说完转身往回走，再去看看，“你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”。那班长不知死活再次进了停尸房，叶飞刚松了口气，又听有人进来，他马上紧张起来，屋里没有灯光，也没（第21页）有手电，他看不出马脚来，他边走边骂：“钱胖子真見（kurzzeichen见）鬼”，这是一语双关，一是给自己壮胆，而是发进（泄）对他的不满，他边骂边去拉死人，想拉起来看个究竟，叶飞顺势手推脚蹬，把死尸从棺材里抛了出来，没想到死人活了，看了他紧张地退了两步，吓得舌头也打弯过，拿着手枪的手也扣不动板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叶飞一下子从棺材里跳出来，拿出一个塑料瓶放着氯化钾，对住班长一喷，那个小子立即见上帝去了，叶飞又转身对门口，那个小听到里面（“）扑通（”）一声就没动静了，就说：“班长别叫他拉去。”边说边走了进来，迷迷糊糊地看到地上躺着两个人，吓的他往外跑，叶飞上前一拳，把他打倒，也喷了一奌（kurzzeichen点）氯化钾，他立即就完了，叶飞放胖子在会来的一个棺材里，又把班长放进无头鬼的棺材里，把另一个放进第一口棺材，出了停尸房，顺着墙角出大门，只见有辆摩托车，叶飞跳进去，开起就走，到了飞机场，躲到暗处，（第22页）等倒（Korrektur到）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，叶飞出来找到机场负责人，拿出特别通行证，说有事要回北京。有诗为证：孤胆英雄胆志，神机识破白兰计，为破重案下江南，勇计逃出太平间。

话说叶飞回北京，向谢富治将军汇报了侦查后的经过，看来北京的阶级敌人和南京的阶级敌人有直接联系，而且都是高层，消息比较灵通，“是啊，你说你一走就被订（Korrektur盯）上了稍，‘三号’‘五号’至今下落不明，就说明了问题，但任务重大，你还必须去”，说到这里，谢将军走到窗前，望着繁华的长安街，一片繁荣富强的影象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络绎不绝，然后继续说：“你这次再去，要得到许世有同志的帮助。”将军拿电话来说：“喂，是老许吗？你好吧，房里有别人骂（Korrektur吗）？”，谢将军轻声说，“我派叶飞同志到你处完成一项重要任务，你在后天早上八奌（kurzzeichen点）钟派人到飞机场接（第23页）他，由他亲自向你汇报，就这些，再见。”

放下电话对叶飞说：“你到哪（Korrektur那）些地方有什么困难，直接向许世有同志提出，他会满足的，他是我们党的最可靠的同志之一，现在你需要向党委领取。明天晚上在（Korrektur再）商量一下具体行动方案。”许世有是河南新县人，他是贫农，从八岁到十六岁这两（一）段时间，都在少林寺里拳班学艺，他天姿（Korrektur资）聪明，为人慷慨，看见的宋（富人）子女欺负穷人孩子，就上前打抱不平，他每天出力田间地头，添了一身力气，师父見（kurzzeichen见）他根底子好，就真心教他，使他拳术高出师兄师弟，有学得一身硬功夫，而期（Korrektur其）中轻身话，更为突出，几丈高的板就会被他抓个透明的洞，因此，获得一个“虎人”称号。1926年入秘密共青团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他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，1927年在革命进入低潮阶段，就让他加入了红军，从此他就战斗在毛主席身边，久经战场，身经百战，为人民立了不朽的功勋，（第24页）毛主席派他去南京，当时地势险要，当时是很重要的地方，只不过是现在国际形势的变化，没有广洲（Korrektur州）重要而已。当下许司令沉思半响，就乘红旗汽车到南京公安局给叶飞选助手去了。时已五月，春暖花开，燕子来，当时红日出，开往南京的一架飞机上，叶飞靠在窗口，沉思昨晚和将军的谈话情况。当时将军拿着一份绝密文件对他说：“你的对手都是有实力的人，这次你去除许世友外，谁也别让知道。文件内有名单，其中有南京革委和付（Korrektur副）司令员的名字”，将軍（kurzzeichen军）还说：“经过几年的情况，你要小心，这些都是怀疑的人，白兰她的根子在北京，同时，反映在广州、鲁山两点有大量的秘密据点，也时常发出了各种秘（Korrektur密）码，发收和抄收一些难译的电文。目前已破译了一份。（”）叶飞接过电报一看，北京给广州的，上面写着：“文爵号有名，连将香港的形及广州，附近空航送来”，谢将军还说（：“）在南京还有这样的秘密据奌（kurzzeichen点），你只找到一个，社会上许多秘密的据点，（第25页）难译的电文……”文爵这一串字眼在叶飞脑海里翻腾着，机身一斜，飞机已停在跑道上，叶飞下了飞机同几个许司令派来的人握手，就坐在上汽车进城了，南京的市委级在始终一座大楼，右边是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，一个同志领着叶飞穿过市政大院，进入军区大院，又上了一层楼，在二层楼的一个门口停下，按了一电铃，后来一个秘书模样的女同志领着叶飞进去，一看左边也是一个会议室，右边是一个卫兵室，正中有一个们，是许世友同志的办公室，女秘书按了一下电铃，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向右跨一边才看见办公桌，办公桌后边做这个身材魁梧有几根银发的老将军，听见门铃响，他抬起头来微笑着说：“叶飞同志，路上辛苦了。”叶飞说：“为人民服务，虽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惜。”司令员离开坐（Korrektur座）位与他握手，又叫勤务员泡茶，趁这个机会，叶飞把整个房子打量一番，一进门看到的那道屏帐上的一只高举两中前爪的（第26页）猛虎，使心离的人一看就感到害怕，墙上挂的是五分之一的南京地图，下面是司令员那张办惊人的办公桌，桌上放着五、六部电话机和一堆电线的按钮，桌子上摆着厚厚的文件，桌子前边有块长方形的地毯，桌子后是沙发，下边是陷井（Korrektur阱）墙的一角，从镜子里面就可以看到从外面进来的人，那些电线和按（钮）各有各的用处，有的控制一些自动武器，按电扭就可以从墙中伸出冲锋枪，枪中射出子弹，正对着门口，有的一按电钮，就会冲出一伙卫兵来，有的一按电钮就会使司令员连人带椅沉到地下室，这是司令笑着说：“怎么奇怪吗？这里专门设计的，是防暗杀我的，我一巴掌就让他进地狱。”叶飞看见那双手确实比别人大的多，手指又相当硬，不由的暗暗高兴。人称“虎爪”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时许司令员拿起电话来，简单说了两句，提到李贵，叶飞暗想：这个李贵一定是我的助手，司令员对叶飞介绍了李贵的情况，（第27页）解放前是南京地下党员，解放后参加治安工作，有丰富经验，现在是我们南京公安局人员。这是（时）从镜子里可以看大一个汉子进来，只见他长得五大三粗，膀宽腰圆，黑黑透红的脸子，两个大眼睛炯炯有神，闪烁着刚毅的光辉，头上戴了一顶軍（kurzzeichen军）帽，站在门口喊声“李贵前来报到”，司令员说：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侦查处長（kurzzeichen长）李贵同志，这是叶飞同志，李贵同志今后就听叶飞同志领导。”两个严肃的握了一下手，并没寒暄的话，坐好后，叶飞同志把自己上次从北京到南京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司令员拍案道：“原来这样，那天晚上我正在批文件，六奌（kurzzeichen点）钟左右，街上传来马达声和笛声，乱叫声，我往窗外一看，一串串的灯光尽是摩托車，也不知是在干什么，我正要打电话向公安局去问问，江腾蛟这小子却来了，对我说：‘他们空軍在演习搜城’，我说；‘你们空軍在演习搜什么城’，他说；‘这是空軍总部为革命多学两手吗？’我说：（第28页）‘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，我是軍（kurzzeichen军）区司令员，城防司令员，警备司令员，你演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’这是（时）我就把他臭骂了一顿说。”李贵说：“我们怎么动手呢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只能先从白兰身上下手，请司令员把警备队拨一个连给我们。（”）司令员打了一个电话，一会一个年轻的軍官跨进办公室，司令员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张连長（kurzzeichen长）。你以后听叶飞和李贵同志的指揮（kurzzeichen挥）”，说完看了一下手表，“你们谈吧，我要开會（kurzzeichen会）”，然后一一握手走了，三人在司令员办公室里商量了二个多小时，初步制订（Korrektur定）了一个计划为“海里求针”，意思是说南京城里找一辆小轿车就好像海里捞针一样困难，表現（kurzzeichen现）了人民战士不怕困难，英勇作战，一定要抓住特务的决心，按计划措施，第一步就要秘密逮捕白兰，经过三个人的侦查，她每天梳头整铺十分钟，吃饭后在躺再躺在床上休息十分钟，又步行上班，根据这奌（kurzzeichen点），就可以利用她吃饭后的十分钟逮捕，但又考虑如果在早上行动，容易被发现，（第29页）因为早上人在梳头出操，跑步锻炼身体，所以中午时间比较合适，因为人们多数中午休息，叶飞决定中午下手， 的是空軍（kurzzeichen军）后院家属宿舍，全营这只有三楼四层楼，摆成一个心字形，而是低的那个中间楼二层，楼梯设置在两边，叶飞布置了两个精明的战士，分别把守东西两个楼梯口，白兰回家的时候不准惊动任何人，又命令，张连长車（kurzzeichen车）附近的馬（kurzzeichen马）路上布置两个排的放哨，监視出入人和車辆，十二奌（kurzzeichen点）钟过，車楼右边的战士向叶飞报告：“小猫回窝了。”在指挥着南京公安听（厅）的一个院子里，叶飞和李贵计祘（Korrektur算）了一下时间，正要乘汽車的时候，右边的战士报告了情况，两个人就带两个班的战士乘上了汽車，直奔出了地奌，他们迅速进了白兰住的房间，白兰正在安静的躺在床上，没带一点痛苦的表情，尸体易烂，尸体由李贵负债（Korrektur责），叶飞跟战士们了解情况，主抓的战士说：“十一奌钟左右，台上大吵大闹，越吵越凶，他们不约而同的跑到楼上制止，等他们下来时，好（第30页）象吵架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，这时他们感到情况不好，馬（kurzzeichen马）上回到自己的岗位上，一会听到一个老太婆叫道：‘哎呦，白兰死了”，他们就用电话报告叶飞，张连长说：“从我们上岗只有二辆工机部的小車（kurzzeichen车）开来，在家屋门口停住，車上下来几个人，又上楼又下楼，出来上汽車走了，时间是十二奌（kurzzeichen点）三十分到四十分。”叶飞看了看手表，这时是十二奌四十六分，刚走了六分钟，二机部去的是一条没有岔道的公路，只是弯比较多，按小車的速度二十分钟才能拐上岔道，这是（时）李贵报告说：“现场没有发现暗杀痕迹，只是在窗台上发现了一个不明显不是白兰的手印。”汇商量后，决定追。叶飞分（Korrektur吩）咐张连长几句，马上和李贵驾驶二辆軍（kurzzeichen军）用摩托車的风驰电闪般的追了出去，随后张连长和王付（Korrektur副）处长（李贵的助手）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和几个公安人员，分别乘北京牌和天津牌追了出来，車上配有接电器，紫外线指挥器，收发报机等一切用品。馬路两边的树木像闪电般地从两边倒去，连续拐了几个弯以（第31页）后，不一会工夫，追踪的目标就出现在李贵眼前了，李贵是南京公安局全能侦查员，解放战争时期他单人打入敌人心脏，为江南能解放提供了需要参考价值的情报，侦查，探险，捉拿或者是装扮技术，他都是十分精通的，汽車、火車、轮船、直升飞机他都能开，摩托車的技术他更为精通了，在追踪一天始，他就骑在叶飞面前，当他看见前面的汽车里是二机部的汽車号，就放慢了车速，拉开了一片荒汉住地，过后又有一条便路，李贵他们并不走便路，而是走前后汽車两轮车台压的路，怕有地雷，拐了一个湾（Korrektur弯），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很深的山涧，他们急忙跳下来，左边是绝壁，右边是山，中间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物，这边是一片树林，可是再找那两辆小汽车，已经无影无踪了，张连长和王付（Korrektur副）处长早已指挥同志们用紫外线和扫雷器侦查，认为周围没有地雷、埋伏以后，馬（kurzzeichen马）上佈（Korrektur布）置了岗哨，李贵和叶飞向房子跟前走去，这块空地有一百亩的面积，那奇怪（第32页）的房子座（Korrektur坐）落在中间，周围的墙和房子都是用灰抹的，两人围着房子转了一圈，没发現（kurzzeichen现）门，在来时房子的周围墙上挂着一块铁牌子上书：“国防特种保密单位，请去勿留，小心地雷，立于1967年7月12日。叶飞问李贵同志（：“）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单位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那汽车一定进去了，我们要排（派）一个同志进去看看实情”，李贵说。“我进去吧”，叶飞说，“我进去，这方面的经验我还比你多”，李贵还要整（争），叶飞说：“服从命令。”李贵就默然无声了，叶飞说：“老李，我进去一个小时不出来——你把一个连的人叫进包围进行突然检查（。”）这时正是下午二奌（kurzzeichen点）多，两个人有（又）回到小树林商量一下，包围后设法先捉主（住）人，叫他带路进去搜查，等天黑后，叶飞在李贵的护送下，摸到围墙，他和李贵握手后，转向有铁牌的地方，那墙有一个（人）多高，叶飞纵身一跳，抓住墙顶，将要翻身过去，墙突然无生无息下沉了，险然把叶飞摔倒，他一看沉到地平线上，就对李贵握手进去，他（第33页）顾不得这墙怎样直升起来，找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刚要跃下去观查（Korrektur察），墙有（又）自动升起来，直到和刚才一样，里面只有几间平房，摆成一个门形，围墙根下栽着小树，也许是别有用心栽的，只有齐腰高，叶飞在那里仔细听了一会，没有一奌（kurzzeichen点）动静，才抬头来观查，左右两厢房，一片黑暗，只有正房灯亮着，可以从灯影下看出里面有个女人，而且还传来轻轻的钢琴声音，叶飞刚要过去观查，有声音从地下传来，接着从地下冲出一个人来向正房迈了两步大喊：“我宁可死，也不招供，告诉你们，老子真正的共产党员，你们甭想问出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地下又冒出两个人来，他们拳打脚踢，又把他拖了下去，叶飞听声音很熟悉，借灯光一看，认出来了，先出来那位是五号侦查员，他心中一惊，原来五号没有牺牲，他抑住满腔怒火没跑去打死那两人，等平静下来以后，他轻轻地走到正房后面的窗子下边，往里一看：里边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，正坐在沙发上看通报，旁边有（第34页）敞开的钢琴，没有发现其它人。叶飞想现在不能动她，从地下冒出来的人看，这里一定还有机关暗道，要动她就上当了，这时门开了，进去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说：“报告白大夫，又是一盏腊（Korrektur蜡）烛熄灭了。”白大夫漫不经心的说：“熄灭就熄灭了吧。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听她说完，那女人恭恭敬敬地走了出来，随着门响，又进来一个黑脸汉子，站在门口说：“报告白大夫，那家伙怎么办了，刚才又跑出来乱闹。”白大夫盯着她（他）说：“他既然死也不招供，就按老办法处理。”黑大汉听到命令后，转身走出，叶飞离开窗口，想到敌人说的那个家伙显然是指的五号同志，按老办法处理可能就是杀害他，不行，我要把五号就出来，他摸到五号刚才出现的地方，发现地一又一个出口，里面透出一丝灯光，他掏出无声手枪，顺着渐渐显陡立的阶梯，悄悄地走下去，发现有两个看守，围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赌钱，他们每天除了吃（第35页）喝，就用赌钱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，叶飞回头一看，没有别人，马上举起无声手枪对准一个家伙，那个家伙吃一颗，第二个哈没有醒过来，眼前又是两道火光，都吃了定心丸，追随他们的伙伴见上帝去了，叶飞走了两步，发现地下躺着一个人，他伏身轻轻地摸了一下，立刻遭到痛骂：“狗特务！干什么…….”叶飞说：“五号，我是叶飞，是救你来了，你看狗特务已被我打死了。”五号支起身子，定眼一看，果然是叶飞，地上躺着两局（Korrektur具）尸体。他紧紧握着叶飞的手说：“老叶你赶快走，我不行了，你多带些人来，这里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机关，快走，五（、）十分钟后敌人就会发现”。叶飞不等他说下去，背起五号就走，阶梯又长又陡，背上五号又是那样的重，费了好大的经（劲），终于走出了地狱，他在地上休息一会，又背上五号向来的方向走去，到墙根前放下五号，再去按那墙，墙却一动不动。他想：“糟了”，但他没有放弃一分一秒的时间，他马上把五号举上墙，自己又（第36页）翻了上去，突然忽的一声已被人装进麻袋里去了，他想完了，完不成任务了，只觉得有只大手，一捆起来就走了，伸手模枪，枪也不再（Korrektur在）了，他暗想：狗日的干的还起（挺）利索。几个人抬着他和五号跑了一会，就放下了，只听小声说：“准备绳子。”口袋就松开了，叶飞一下子就窜出来，随着几个大汉将他按住，听一个人说：“不许动。”叶飞一听，是王付（Korrektur副）处长，正在指挥战士要捆他俩，抓他的正是李贵和张连长，两人不禁一笑，叶飞说：“老李，快走。”王付处长推了两个首长一把，“老叶老李你们快走，叫战士们坐车回城”。战士们手拿武器迅速上了汽车，叶飞吩咐：“汽车断后，摩托车和越野车先走。”叶飞和李贵等车都走后，才上了汽车，小车上了公路就发现背后有灯光，李贵叫司机高速行驶，小车迅速（速度）要到40小时/公里，汽车发出呼呼的惊叫，撕破了夜空，也撕破了敌人的心。后面的汽车显然着急了，不但车速加快了，而（第37页）且无声手枪射出子弹也向他们打来了，汽车的顶蓬和前边的玻璃很快就穿了不少洞，李贵和叶飞躲在汽车坐（Korrektur座）子下看，司机在坐子下边，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拉油门，眼睛看着公路和两边的小树路标，没有减速，李贵看叶飞时而给追车一梭子，敌人始终被拖得很远，敌人又急又怕，不敢进城，就这样叶飞和李贵胜利地回到了城里。

五号因遭受折磨太重，而处于绝望之中时突然得救了，神经受到刺激而一直昏迷不醒，当天晚上就把五号送到医院治疗，如果想攻打白房子，只有等五号伤好了再干，叶飞和李贵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来个将计就计，敌人即（Korrektur既）然我你不死，我们按其所好，也许能抓到一个舌头。所以就在军级干部中传出李贵和一个侦查员在执行任务的时负了伤，现住在XX医院，一间病房里，叶飞和李贵在等着敌人的面监，叶飞把这叫做“守株待兔”，可是第一天没发现什么情况，第三（第38页）天上午也很平静，下午两个人在床上躺着，各自在想着以后的工作，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进来一个护士，端着一个针盘，进来后又把门观赏，从瓶子里拿出一瓶注射液，用镊子敲开，将针头伸了进去，抽了药，又把针头向上排了空气，动作迅速而熟练，俨然是一个业务熟悉的护士，可是叶飞盯住那几乎把整个脸都遮到大口罩说：“你被捕了”，并说，“又一盏腊（Korrektur蜡）烛熄灭了。”那妇女脸上毫无表情，啥像死人一样的突然冷笑说：“你，哼，叶飞我告诉你，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一奌（kurzzeichen点）东西，听着吧，再十几分钟我就死去了”，听到这是（时）叶飞脸色一遍，他知道这个死心塌地的女人可能是先吸诱发药毒品，不管任务完成否，她自己都说要必死的。叶飞抓时间，简要地问她：“我问你，我们的三号同志在什么地方，”“哼，这辈子，你们连他的尸体也找不到了，”“畜牲，你们的最高领导是谁”女人光笑不说话，推续了些时间，（第39页）两眼看着叶飞，嘴光动不说话，不一会就倒地上死了，两人得（看）着地上的死尸，默然无声。

八月中旬的一天，一队全体武装的战士，坐在解放车上，车离开南京，向郊外驰去，将接近白房子时，叶飞在车上坐了简要的动员一下，就给要执行任务的交待、布置任务，就包围了的房子，接近围墙后，五号指着围墙说：“机关就在这里。”原来五号病好后就向叶飞报了他执行任务的情况和活动：他飞离北京时，在飞机上考虑行动计划，也和叶飞一下江南的计划一样，结果一下飞机就碰上在军校里的老同学叫陈强，两人见面谈的很热乎，陈强请五号先到他家里去两人好好叙谈，久别之情，五号开始推辞，但陈强却一直要求，感情难得，只好跟着走了。汽车一直开到白房子的外围墙，用灯光一照，围墙就沉下去了，汽车之开进白房院里，他正在惊疑，陈强让他下车，那围（第40页）墙已经升起来了，一会儿两个人拿着手枪对他说：“请吧。”他知道上了当，他奋力搏斗，终于被五花大绑起来……

叶飞估计五号被救以后，敌人肯定不会再利用白房子这个据点了，但就转移也来不及把东西转走，叶飞经请示许司令后，决定查封白房子。现在叶飞猛的一跳出围墙，墙又沉下去了，李贵、五号进去了，王付（Korrektur副）处长和战士们进行搜查，五号和李贵一进屋，只見一个人在看书，五号大喝一声：“陈强。”陈强转过头来双眼充满了恐惧，但硬着头皮说：“你来了。”叶飞走进屋里递给他逮捕证：“先生签个字吧。”陈强脸色变了，抖动着手，接过逮捕证，不乘心视，靠在桌边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支钢笔，却迟迟不下手，五号推了他一把，“快点”，陈强紧闭双眼，把笔向桌上戳去，这时叶飞猛拉五号，只听就像纽扣掉地上一样的枪声响，陈强就慢慢地向地下倒去，叶飞拿过钢笔一看，原来是一支微型手枪，只要一按笔尖，笔尾（第41页）就会射出一粒有毒的子弹，这时有一个战士跑来报告：“发现一个地道口，”叶飞和李贵、五号一块来到地道口，只见黑湖（Korrektur糊）湖的，叶飞毫不犹虑（豫）的走下地道 ，李贵跟着要拧亮手电筒，叶飞走了一会拐了一个弯，突然前面出现亮光，即而发现有人在砍什么，叶飞用枪打掉了那人手上的爷子，那人纵深往下跳，叶飞跳挡住了他，几个战士上前给他带上了手铐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原来那人在砍绳子，叶飞伸头一看，原来是二十来米深的山涧上下，都靠那被砍断了的绳子间下停着一辆水陆两用汽车，突然下面传来了卡卡的声音，富有经验的叶飞迅速缩回身去，只听“嘟嘟……”一连串的子弹打在刚才叶飞站着的地方，打的石头乱飞，李贵叫道“好险”，叶飞大怒，从一个战士身上摘下两个手榴弹，扔向响枪的地方，随着两声爆炸声，机枪哑了，叶飞看到水陆两用汽车，突突地冒白烟，拐了一个（第42页）变（弯）就看不见了，看他把绳子挂好，大伙向下看，两具尸体，一挺已被炸坏的机枪。

在白房子里他们也搜出了大量的通讯器材，录音机、窃听器，看来不少东西转移了，还搜出了一份01-2型发报机性能说明书，这中（Korrektur种）发报机型号，叶、李均未见过。可能是敌人试制的，缴获的大量资料中，没有这种有这种发报机，也许水陆两用汽车带走了，估计这个据奌（kurzzeichen点）正在撤退，许司令听完汇报，亲自表扬了全体执行任务的同志们，接着又给叶飞下达了新的任务和重要指示。

《三下江南》

江南九月艳阳，贵山骄阳似火，中上时分，树叶都晒的萎宿（Korrektur缩）了，知了拉着长声叫个不停，给火热的天气增加了更多的麻烦，一个一修得很新的围墙大院，背着阳光的权抓监视这个院子，在院里的一间房子里，张延年正在里（Korrektur理）内（第43页）务，他撕下一张日历，已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，他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唉，时间真快，转眼就是一年了。

张延年是去年高中毕业的学生，本应该下乡插队。可他娇生贯（Korrektur惯）养，又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，父亲是个老工人，母亲是个慈祥的老太太，老俩（两）口苦口婆心劝他，他却说：“我身体很好，象牛一样，不用锻炼。”“你真应该改造思想”，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争吵一番，他每天都要从家里留（Korrektur溜）出来，到大街上闲走，消磨时间，后来他在上海咖啡馆找到了消磨时间的地方，每天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坐无空席，顾客谈坐声扯南到（Korrektur道）北，只有他熟（愁）眉不展，独坐一人旁，一天晚上正是九奌（kurzzeichen点）钟，人们渐渐去了，而他独坐在那里，这时走来一个服务员，是活泼美丽的姑娘，问他是否再来一杯，就团（闲）谈起来，姑娘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张延年，又问他每天多来喝咖啡吗，为什么不高兴。他回答：“告诉你也没有用。”（第44页）说到此起身就走了。第二天夜里没人了，突然来了几个人，不三不四的围着姑娘胡言乱语，张延年出面给姑娘解围，他（她）说：我叫联兰，我把昨晚上的事告诉了父母，他们很感谢，请你到我家去玩。（”）但他不好意思地回答：“这奌小事不值得这样。（”）“你忍心让我等吗？你明天上午九奌，我在公园门口等你。”两人坐到姑娘家，家中没人，姑娘泡了茶，坐在他身边问他（：“）你能告诉我，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（？”）他把一切说完了，最后说：“我志愿当一名解放军战士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。”姑娘说：“并不难，我舅舅在空軍（kurzzeichen军）当干部，今年正好他征兵，和他说一下，准行。”张延年喜出望外（：“）这太感谢你了。（”）过年几天姑娘对他说：“事情快成了，今晚你到我家一趟（。”）晚上他急快到联兰家，按一下门玲（Korrektur铃），一阵皮鞋声，姑娘飞快跑来开门，让他进来，介绍这个小张，灯光下，有个中年人，没有穿军装，蹬着一双皮鞋，留着平头，尽（第45页）管挺胸打扮，怎奈身体短相加上鼓起了的大肚皮，无论如何也不相（Korrektur像）个军官，倒像个汽油桶，他自我介绍姓钱，“你是姓张吗？来坐下。”不错，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钱胖子，他叫雷富顺，是个大地主的儿子，从小就是浪荡公子，解放后隐瞒成份（Korrektur分），逃出在外，他一贯）仇恨革命，仇视党，这个联兰，实际是他的联络人，是他的网罗知识青年，充当反革命炮灰的。钱胖子喝了一口茶说：“小张，你想当兵，这很好，可是当兵，生活艰苦，你受得了吗？”小张怕不要他忙说：“为了保卫党中央，为了保卫毛主席，那（Korrektur哪）怕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不怕，再艰苦也受得了。”（“）好，好”，钱胖子沉思着眉头，走来走去。联兰忙说：“舅舅你一定收下他，我心里才安定（。”）钱胖子说：“不过是特种兵，不能随便走动，不准朋友探亲，要一切服从命令，你能做到吗？（”）（“）首长放心，我都能做到（”），小张回答着。钱胖子说：“那好，我你现在就去吧。（”）小张说：“回家一趟，告诉我家（。”）（“）你看那刚说的好，好又变（第46页）卦了。（”）这是（Korrektur时）联兰说：“我告诉你妈一声就行了（”），张延年狠心一咬呀（Korrektur牙）说（：“）走，我你走（。”）就这样湖里湖涂的被带走了，到这院子，他学会了各种秘吗（Korrektur码），学会了步兵，打靶刺希（杀）擒拿，使用陷喷射器，炸破技术，还学会了几种死法，是（Korrektur使）他害怕的是这里的纪律，不准自由的出入，不准两人谈笑，必需（Korrektur须）三人以上，不准恋爱结婚，不准用话通机，必须检查是否泄密，泄漏者挨打，背叛者严加制裁，常有一伙野恶狡猾的笑脸，动比蜡药似得两只眼，钱胖子不出院子，他是教导主任，他经常用一种意想不到方法，查考战士，轻者骂一顿，重者关禁闭，再者把你整死。这是今年春天，钱胖子把他叫去，指着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，对他说（：“）从今天起这车给你用，你马上把他开走，过了大桥就返回来，你一定在大桥上停一下，去吧，马上回来。（”）他开足马力，冲上大桥，看见一个外国人，他就急杀（Korrektur刹）车，自然停了，吓了外国人一跳（第47页）很快就开会（Korrektur回）去了，钱胖子说：“你完成得很好，回去吧（。”）他走了几步，斜眼看见钱胖子指挥人，从他开过的汽车里搬出台仪器，钱胖子还在车上让（放）下了什么，更使他奇怪的是一天夜里一阵紧急集合哨声，被惊醒的战士穿上衣服，院子里喊，拿枪集合，他们拥（Korrektur涌）到武器库，拿枪站好队，钱胖子声嘶力竭的叫道（：“）刚才接到上级的命令，有个特务进城，让我们抓住他，各分队长到这里来。”几分钟后，他们骑着摩托车出发了，他认得那牌子是空军第四招待所，他们在城里搜了半夜没有结果，天亮回来，钱胖子说：“这是军事演习。（”）以后分队有个战士悄悄地对他说：“我们那队死了个班长，战士尸体在停尸房。（”）以后张延年躲在屋里，张延年在屋里他了一口气，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，“报告队长，我在整理内务。”“主任叫你快去，可能执行任务。”他立刻来到主任办公室，钱胖子象条狼一样，恶狠狠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见（第48页）他皮笑肉不笑的屋屋两声，立刻停住了，突然又倒茶又送烟，一返（Korrektur反）常态，钱胖子奌（kurzzeichen点）着烟说：“我是叫你完成一个任务，从上海来了两个人，今天上午十一奌在大桥上边等你，你开车把他接来，一定在十一奌在大桥中间等着他们，如错过时间，那时候……”“我一定完成任务”，说完就去开车去了。边走边想：上次钱胖子不知在车里放什么东西，这次我得检查一下。这时他看后面有辆小车跟踪而来，他把车开到偏僻地方，把车盖打开，呀时（是）炸弹，里面装满了烈性炸药，定时炸弹，指着十一奌，好啊，钱胖子想叫我跟大桥同归于尽。他象疯了一样，大叫一声“我上当了”，钱富顺，我和你拼了。他飞快地调回车头，发现路弯停着两辆汽车，他妈的，一定是跟踪我的，他只向那车撞去，小声叫道：拉我不成，那辆技术很高，一让就躲过了，他开车疯似的开进院子，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冲进办公室，钱胖子正在打电话“是（第49页）是付大长吧，放心吧，十一奌（kurzzeichen点）大桥上天，可靠，我已考虑过他了“。张延年大叫声：“钱胖子，你扎大桥，怎么叫我跟大桥同归于尽，你狗特务，我和你拼了”，说着就扑过去。钱胖子丢了枪尖声嘶喊，叶飞冲进去，用手枪逼着钱胖子，大喝一声：“不许动”，随后来了几个公安人员，把钱胖子捆起来，小张过来把钱胖子的腿唾了一口，叶飞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只有能认识你的错误，就一定能改正，教育大多数战士是受蒙敝的青年是可以教育的。”“当”钟声响了一下，张延年叫到（Korrektur道）：“坏了，定时炸弹”。“不要紧张，我们已经把他拆了”，李贵边走边说。原来以上次检查的房以后，叶飞回北京向将军汇报了情况，过了两个星期，谢将军给叶飞一封信，对他说，此信只能交给许司令，他会根据里面的指示，指给你，我们的指示。以后的有（Korrektur由）他给你，你要服从领导，以后叶飞到南京，按许司令的命令，（第50页）李贵和张连长二个就出现在院子周围，监视里面的人，钱胖子的上司十一奌（kurzzeichen点）有一列火车过大桥，却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许世友的提议在车前几分改乘飞机，此时已快到北京，他们措手不及，又一次失败了，狼狈逃窜，断栽尘沙，摔死在温都尔汗，造成震惊世界的九一·三事件。

尾声

九一·三前几天，在南京的戏场里，李贵不安的问叶飞（：“）怎么回事，快开演，还不见他们的影子。”“冷静”，“沉着”，精彩的看演开始了。突然叶飞说：“注意。”之间一男一女，坐在他们前面位上，是三排一号、三号，他们虽然都坐下看戏，这时李贵那（Korrektur哪）有心看，他恨不得马上站起来，抓住这个特务，他看叶飞在看表演，一会叶飞转过头来，看看李贵一眼，李贵立刻红了脸，暗责备自己沉不住气，休息时前面（第51页）一男一女飘飘然离开座位，向休息室走去，看他们的背影，叶飞对李贵说：“那女的是白夫人，你了解一下那男的是什么。”李贵走进休息室，见那一男一女附（Korrektur伏）在沙发上亲热的谈话，突然身后有人说：“李贵你也来了。”李贵回头一看是老朋友，就说（：“）你这二年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不等对方回答，接着问，“那男的是谁，我怎么没见过”。“啊，你连他不认识了，来来我给你介绍”，说着拉李贵过去，李贵忙阻止，但来不及了，“这是老朋友李贵，这就是既（Korrektur即）将发出灿烂光辉的林立果同志。”李贵一时惊呆了，同上时期在咖啡馆里，王处长给女服务员戴了手铐，在许司令的办公室里，张连长用枪逼着一个穿空军服上衣的女秘书。

——完——